

## ■人间世相

## 二歪

■特约撰稿人 宋自强

二歪其实长得一点儿都不歪，反而很端正：浓眉大眼，还是双眼皮儿，一米七多的个头儿挺招人待见，只是小时候心里歪点子太多，才落下“二歪”这个雅号。

说起来，二歪也是个苦命人。当年二歪他爹因为患小儿麻痹，导致一条腿成了残废，家里又穷，一直也没有讨上个媳妇儿，直到四十七岁那年，倾其所有才娶了一个四川姑娘，一年后就有了二歪。没想到，生下二歪不到八个月，四川姑娘竟扔下二歪自己跑了。

二歪就成了二歪爹的金疙瘩，捧在手里怕捧着，含在嘴里怕化了。他宁可自己不吃飯，也要让二歪吃上鸡蛋吃上肉；哪怕自己光着屁股，也得把二歪打扮得人模狗样；瘸着一条腿一拐一拐地干完了家里家外的一切活计，二歪爹唯恐二歪受一丁点儿的委屈，尝一丁点儿的苦头儿。

在二歪爹的精心呵护下，二歪一天天地长大，慢慢地成长为一个俊俏的小伙子，可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也成了二歪最大的毛病。你说他有多懒？在二歪爹去世之前，二歪从来没有自己洗过脸；二歪爹因肺癌去世的时候二歪才十七岁，在二歪爹去世后的十多年里，二歪也没有洗过一次脸！

二歪虽懒得出奇，心里却鬼得很，歪点子总是出人意料。生产队解散那会儿，二歪才十来岁吧，和几个小屁孩儿趁着天黑去摸邻村儿人种的西瓜，他指挥别的孩子掀着屁股去田里摸瓜，等着瓜大叔去追赶偷瓜贼的时候，他却一个人爬到田头的窝棚里把看瓜大叔正唱着《朝阳沟》的收音机给摸跑了。都说二歪聪明，可仅小学一年级他就读了三年，被老师戏称为“一年级万岁”。

二歪爹一走，几亩责任田就留给了二歪。他哪里肯干这样的活计？田里的草总是比庄稼盛得多，打下的粮食没有撒下的种子多，两年后几亩责任田就撂了荒。叔叔大爷们看二歪可怜，今儿个有人给一碗饭，明儿个有人拿一个馒头，二歪就这样浑浑噩噩地混日子。在二歪三十五岁的时候，一远房亲戚给他张罗着娶个哑巴媳妇儿。二歪算是有了个家，但从此也失去了街坊邻里的周济。

可是，不管怎么着，生活还是要过的，二歪有的是办法：村里谁家殡人办丧事，二歪差不多总是第一个到场，帮人家摆摆花圈，扛扛东西，混一顿饱溜肚圆。后来一连添了三个女儿一个男娃，他仍旧是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主儿，家里除了不用捣就到漏雨的三间小草屋外，就只有两床破破烂烂的被褥，外加一架锈迹斑斑的架子车下盘了——还是连轮胎都没有的。糊糊涂涂，磕磕绊绊，这么多年二歪竟然给熬过去了。镇上给过几次救济款，后来也不再给了，改给贷款。镇上的杨镇长为了贷款的事来过他家不下五次，二歪都不屑一顾：“切！我花了还得还，要那玩意儿弄啥呢？”

两年前，大妮、二妮先后早早地嫁了人。三妮和小么儿都在繁阳城里读书，一个读初三，一个读初一。二歪还想把他们也拉回家不读，两个孩子不依不饶，哑巴媳妇儿也对着他“呜啊”“呜啊”地直叫，他只好作罢，依旧做他的“甩手掌柜”，只管自己吃饱喝足，从不管家里的闲事儿，一切都由哑巴媳妇儿“说”了算。

可是，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二歪怎么也

没有想到，混了大半辈子了，一个礼拜之前，却在老少爷们儿面前丢了一个“大人”！

那天上午九点多钟，二歪仍旧懒在床上哼哼唧唧不想起来。忽听村外传来一阵“叮叮咣咣”的锣鼓声，二歪也没有在意，以为又是谁家娶媳妇儿。不一会儿，小么儿气喘吁吁地从外面跑了回来：“快，快！爸，来了，他们来了！”

二歪揉揉眼睛，慢条斯理地坐起来，懒洋洋地问道：“谁们来了？”

“好像是老师。老师来了！好多人！”二歪心头一震，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趿拉着鞋子刚出屋门儿，一大两小三辆汽车已经停在了自己的家门口。中间的那辆大卡车上五六个人锣鼓敲得惊天动地，车队后面簇拥着一千来看热闹的街坊邻居。二歪正在纳闷，只见从前面的小轿车里钻出四五个人来，其中的一个他认识，是杨镇长！正想上前搭话，杨镇长也不看他，扬手向屋子里招呼道：“宋改红、宋金宝同学在家吗？你们出来一下。”

宋改红就是二歪的三妮子，不久前参加了中招考试；宋金宝就是二歪的小么崽，过了暑假就该上初二了。两个娃子羞羞答答走出草屋，来到杨镇长跟前。两个工作人员从车上拿出两团用绸缎挽城的大红花，分别佩在了两个孩子的身上。

杨镇长挥挥手，示意锣鼓停下，然后面向前来看热闹的男女老少朗声说道：“乡亲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村儿的宋改红同学，中招成绩优异，已经被县重点高中正式录取了！我们是特意来送《录取通知书》的！宋金宝同学也相当厉害，期末考试全班第一名，我们特地来给他颁发奖状。乡亲们，两个孩子都很争气，都很优秀，他们是咱们全村的骄傲……”

此时，二歪心里七上八下，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所措，只见杨镇长乜了他一眼，突然提高了嗓门，大声喊道：“家长呢？请二歪同志讲几句好不好？说说你是怎样培养孩子的！”大家立马跟着起哄：“来两句，二歪！”

二歪如同脑门儿上响了一个炸雷，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一步，也不知是哪个挨千刀的一下子把他推了出来。二歪脸红脖子粗，浑身不自在，不知道是该立正呢还是稍息，两只手哆哆嗦嗦不知道放哪里才好，尤其看到一个人扛着摄像机直直地对着自己，他几乎已经是魂飞魄散了。

“二歪，来两句！”大伙继续起哄。二歪嘴唇翕动，好像要说什么，最终也什么都没有说，反倒一屁股蹲在地上，两只手抓着自己鸟窝儿一样的头发，把脑袋深深地按在了两膝之间。

二歪在床上躺了整整三天。他在床上辗转反侧，心里头翻江倒海。老爹的慈祥与艰辛，自己的混蛋与可憎，哑巴媳妇儿的可爱与可怜，杨镇长到家里送贷款的诚恳与亲切……这一切，在二歪的脑海里绞成了一团乱麻，尤其让他悔恨不已的，是早早地就把大妮和二妮从学校里拉了回来……二歪思前想后，越想越觉着自己不是玩意儿。第四天一大早他翻身起床，让哑巴媳妇儿早早做饭吃了，找出大姑娘给自己买的T恤衫、二姑娘买的皮凉鞋，把自己好好地修理了一番，对哑巴媳妇儿说：“今儿个跟我上繁阳街，找杨镇长去！”

在杨镇长的办公室刚一坐定，二歪就劈头问道：“学生的事儿也归你管，杨镇长？”“你说呢？”杨镇长不动声色。“你是管学生呢，还是……还是要挤兑我？”“你说呢？”“你就是挤兑我呢。——不过，我认了，我到底斗不过你呀。”“是吗？我还以为你是来兴师问罪的呢！”“不，不是的，是来向你耍一样东西。”“噢？什么东西？”“贷款！”

“什么情况啊这是？”杨镇长心中暗笑，

“你不是开玩笑吧？使贷款可是要还滴——”

“你就别笑话我了镇长，我真要用贷款……”

“有意思，真有意思！那你打算干点啥呀？”“起猪圈，养猪崽！”“想好了？”“啊呸——呀呀——”二歪媳妇终于憋不住了，连比带画地“啊呀”开来。

杨镇长不由开怀大笑：“哈哈，早就等着你这一天呢，二……歪同志！”

“杨镇长，别再叫我‘二歪’了，我叫宋国立。”

“宋——国立？‘国立’？好名字！新起的？”

“我爹起的，就是没人叫……”

“好，宋国立同志，我答应你！以后遇到什么困难尽管告诉我，我帮你解决——要不咱们拉钩儿？”

“算你厉害杨镇长，你的‘阴谋’终于得逞了……”

“哈哈哈哈哈……”杨镇长笑得前仰后合，“好你个二歪……”

## ■诗风词韵

## 从一朵桃花开始

■特约撰稿人 李伟锋

三月，从荠麦青青，踏上归程  
以第一朵桃花，昭告佳期  
鸟鸣似乎隐去了绿意，星光满枝  
一片粉红的海，在呼吸，在耳语  
一个梦汁液饱满，翅膀张满了风  
花瓣鼓起勇气，翻过冬的雪线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三月的洞房里  
这被阳光喂养大的新娘，展开芳华



“忍者？”乐文祥见见多识广的同知大人也是疑问的语气，忍不住又问：“忍者是什么？”陈星聚道：“我也只是听说过日本有一种人会一种鬼魅一样的功夫，咱们这里没有，如果刚才那就是的话，我也是头一回见！”正要继续说下去，忽然有孩子的哭叫声从村里传出，他们的目光立即被吸引了过去。

穹庄村头的一处四邻皆远的民宅，大门紧闭，院内的一棵树上，绑着两个孩子和一个山胞女人，两个持枪的土匪在一边不时游走，吓得两个孩子不时发出凄厉的哭声。

木楼的上边，两个持枪的土匪紧张地瞭望着四周。

楼下，吴阿富把枪横在腿上垂头丧气地在竹椅上坐着。麻脸紧张地朝外面看了一下后又来到他的身边说：“二当家的，怎么办？我们还是跑吧？”

“往哪里跑？你没看他们已经把这里围了吗？”

“三当家的跑出去不是没事吗？再不跑那官兵一来我们就跑不了啦！”麻脸一脸哭相。

吴阿富霍地站起：“你没看老三那身手！你行吗？都是你，出这些瞎包主意；这下好了吧？啥没捞着，说不定小命还得丢这儿呢！”

麻脸哭道：“我也没想到他们的心这么齐，快想想办法吧，二当家的！”

“啥！”只要人质在我们手里，他们就不敢冲进来，也不知道老三把信报回去了没有？”吴阿富好像是在问别人，也像是问着自己。麻脸知道：“就算是报回去又怎么样？这么远的路，就算是大当家的发兵来救，怕也来不及呀！”说着就又要哭起来。

吴阿富虽被他哭得有点不耐烦，但这个时候他需要身边的人与他同心，就耐着性子安慰道：“放心，大哥得着老三的信立马就会来救我们的！去，告诉大家，他们只要不强攻，就先把这一家人给我留着，他们现在就是我们的救命符，不要再让那小孩哭！”

“是！”麻脸应声就从屋里跑了出去。丘阿朗施展忍者功夫一路狂奔跑回了山寨。木楼上，吴阿来睡得正香。

“大哥！”随着呼叫，丘阿朗跌跌撞撞闯了进来：“大哥，不好了，二当家的他……”

## 《沧海残阳》 长篇小说连载（三十四）

■余 飞

吴阿来呼地坐了起来：“怎么了？二当家的怎么了？快说！”他一把把丘阿朗拉过来问道。

“二当家的被围在穹庄了，让我回来报信求救。怎么办大哥？”

“你们怎么去那儿了？不是让你们出去追人去了吗？”吴阿来说着已经从床上跳了下来。

丘阿朗喃喃道：“人没追上，二当家的就

去那里捎带着捞一把，想不到……”吴阿来怒了：“这个傻鬼，他不知道不让轻举妄动吗？再说了，那地方离山寨这么近，能是随便动的吗？若是官兵知道了我们的藏身之地，那还得了哇！”说着他已经备好了枪，回头吩咐道：“点齐人马，随我去救人！”

丘阿朗横身欲拦：“大哥，你不怕到那里官兵把咱们一勾了哇？”

吴阿来怒喝：“怕也要去！那是我一奶同胞的兄弟，我不能眼看着他被人杀了。再说了，我们赶在官兵赶到之前把他救出来，然后立即进山，晚了真的要来不及了！走！”一阵牛角号响起，一群土匪杂乱无章地在木楼下集结。

吴阿来从楼上下来，来到土匪们的面前道：“弟兄们，随我去救二当家的，到了那里，就是石头也要给我过三关，走！”牛角号响起，土匪们号叫着冲出了寨门。

树林里的陈星聚仍然在密切关注着山坡下的穹庄。

乐文祥吐掉嘴里嚼的草根，又问起了他最想知道的问题：“大人，刚才为什么不让追那个跑出去的土匪？”

陈星聚这才认真地说：“你没看那身手？一是追不上，再就是你不让他跑出去谁去送信？得不到这里的信那吴阿来会来救吗？”

乐文祥这才恍然大悟：“啊！这原来也是大人的一步棋呀！”

“大人！”何通事从后面爬了过来。

陈星聚忙问：“村里的情况摸清楚了没有？”“大人，大甲司派人报过信来，说是大约有十几个土匪进村，领头的是大科坎的二当家的，也就是我们已经掌握的那个吴阿富。村里的后生在长老的带领下和他们干了一仗，土匪的人少，虽然打死了几个番民，但是还是把土匪困在村口那个院子里了。因为有人质在土匪的手里，长老不敢下令强攻，怎么办？”何通事简单向陈星聚报告道。

陈星聚沉吟了一下吩咐道：“这样啊，他们这里不是三村联防吗？我估计中、七两村的人已经接到了信了，你对这里的番民比较熟悉，现在你就去告诉他们，让他们把这里通向外面的路全部封死，只留下从大科坎过来的路，让土匪过来，没有我的号令，不许妄动，明白吗？”

何通事回道：“明白，大人不是想关起笼子打狗嘛！我去了！”

乐文祥有些不耐烦了：“大人，就那几个土匪，我派人……”

陈星聚摇了摇头道：“乐军门不要急，就让他们多活一会儿吧！”

乐文祥还是有些担心：“那人质会不会有危险？”

陈星聚摇了摇头：“我料定他们暂时还不敢杀害人质！你想啊，他们就是凭着手里的人质才活到了现在，所以，不强攻人质就是安全的。”说到这里，他抬头看了一下天又道：“我估摸着那个跑出去的土匪也该把信送到了，如果不出意外，吴阿来这会儿也快到了，只要他的大股土匪一出动，哼哼……这样啊，等一会儿几天擦黑就让陈福带人摸进去，在救出人质的同时把那几个土匪给我宰了，我就不信那个吴阿来不进村子！”见乐文祥听完立即回身部署手下，陈星聚这才回头把陈福拉到身边低声交代了任务。

陈福点头应承，回头对身边的几个捕快道：“你们几个，跟我走！”

## ■文化动态

## 漯河哲学社会科学论坛第二期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 范子恒）3月23日上午，由漯河市社科联和漯河市社会发展研究会联合举办的“漯河哲学社会科学论坛”2019年第二期（总第18期）活动在八马茶业二楼满庭芳举行，由知名作家、漯河市委老干部局原副局长、《城乡建设》杂志主编张德贞为大家讲述《长哭短笑的东汉王朝》。

论坛围绕东汉王朝的突出性标记、东汉

王朝的外戚和宦官、东汉王朝的漯河籍仁人志士三个方面展开，客观讲述了东汉王明时期的著名人物和历史事件。漯河哲学社会科学论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哲学观、文学观、教育观等，讲述中国好故事，传递漯河好声音，弘扬时代主旋律，增强社会正能量。截至目前，已举办活动18期。

## 文艺小方桌第六期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 范子恒）3月22日晚，由水韵沙澧读书会主办的文艺小方桌第六期活动在李雪书馆二楼举行，活动主题为“心灵的抵达 深情的回望——王安忆笔下的上海风情”，近二十名文学爱好者参加并分享读书心得。

“文艺小方桌”活动主要围绕“四城同建”开展相关活动，引导市民读好书、善读书，创精品、树名牌、推名家，不定期邀请在文艺领域有所长的文艺名家分享创作经验，活动形式有嘉宾对话、个人分享等，采取提前预告、自愿报名的原则开展活动。

## 文艺小方桌下期活动预告

主题：光影与人生  
——听漯河奥斯卡影院经理刘俊伟聊电影那些事儿

时间：待定 地点：待定  
参加要求——提前写出与电影有关的文章，可以是观影感受，可以是与电影有关的故事，活动时分享。

报名微信：siying\_289169909 电 话：13783065109 扫描此二维码可报名

## ■心灵漫笔

## 春日宴

■特约撰稿人 王晓景

冬雪未消，村子的春天就被“打闹台”的锣鼓声叫醒了。

看戏是春日里最隆重的事。乡下没剧院，也无茶楼，简易的台子在空地上—搭，挂上墨绿色的幕布，天空就明媚了起来。演员们着五颜六色的衣服，脚蹬登云靴，或踩绣花鞋，踏着拍子，踱步来到台前，浑厚清亮的唱喏一开，庄稼人的热情就全在一片叫“好”声里。

台下看戏的多是老人，一色核桃皮的脸上，漾开一片十八岁的春光，连那灰扑扑的棉袄也染上了戏服的色彩。旦儿咿咿呀呀浅吟低唱，还有吹唢呐声，拉二胡声，断断续续，悠悠扬扬，像春风如清泉，在田野上飞，在街巷里淌。

春风着意，先上小桃枝。旧年的藤也绽出鹅黄的新芽，如满天繁星。

塘里的水，像经谁点拨，活泛起来，通透碧绿，让人不能相信冬天里的它如灰蒙蒙的石头一般。远处旷野也不再黝黑着脸，开始变得鲜艳明媚，如少女的脸。午后去邻家串门，看到院落里一大篮子的鲜花，有玉兰、梅花、樱花，堆放随意，又隐约透着传统生活的审美。

行于野外，看桃花红、梨花白、菜花黄，棉布的袍子上会沾染丝丝的花香，心情也会愉悦起来。难怪吴越王钱镠目不知书，却知在春日给夫人寄信嘱其“陌上花开缓缓归”。

被冬日消磨掉的爱、耗费掉的元气，会在吃一口春天后复活。

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和谷雨，都有应季的吃食。春韭、香椿芽、榆钱儿这些个脆嫩嫩、绿油油的鲜物，随手得之于田野上、沟渠边、树梢头，挟着冬日积攒的灵气，无须耗费太多的物料人力，焯水后凉拌或炒蛋，便是人间至味。让人嘴里嚼到春食曼妙，体内生出出豆芽拔节的渴望。

嫩柳叶也可食。听说淮扬菜里有个“炸抻一枝春”，就是以嫩柳叶裹面糊油炸……听上去就很风雅，不知吃到嘴里是怎样一股春日的清新鲜嫩味道？

晚上，枕边宜放一本清少纳言的《枕草子》，触摸千年岁月留下的舒缓、清雅和淡然。春日里，一切都是新的，一切总有可能，着锦的日子好像可以为所有故事的初始提供一个完美的入口，不论是尘世流光里的草木花虫，还是男女之情，都是赏心悦目之事。上元节的盛大烟花里，太平公主碰到了薛绍，南陈徐德言与妻子乐昌公主“破镜重圆”；上巳节的芳华繁盛下、曲水流觞旁，王羲之酒后神笔《兰亭集序》。

人与美好事物的联结是天生的。用好声音供奉耳朵，好颜色取悦眼目，好食物祭拜脏腑，好文字抚慰心灵。春日似露水般的短暂，用美打底生活，心才不会在世事中消磨蒙顿。

捕快们面面相觑，拿不定主意。楼上的陈福冷静地观察着下面，一支镖已经被他悄悄抓在了手里。

看到眼前的捕快有些犹豫，吴阿富的气焰更加嚣张了，他一手抓起一个孩子的头发，一手挥舞着手中的刀大叫：“都给我放下手里的家伙，退出院子，要不然老子就要动手了！快！”

然而，未等他的话音落地，一支飞镖已经把他手里的刀打落在地，与此同时，飞身而下的陈福已经横刀护住了人质。

随着刀被打落而翻身倒地，继而又翻身跃起的吴阿富已经因惊慌中恢复了镇静，他从腰里拔出短枪朝着陈福就是一枪，慌乱中陈福被打中了肩膀，陈福愣了一下，来不及多想，舞刀就向吴阿富扑去。

捕快们和院里的土匪战成了一团。

崎岖的山路上，吴阿来带着土匪向着穹庄匆匆行进。

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此刻，他们的山寨已经变成了一片火海，刘敖就横刀站在寨门口看着熊熊燃烧的大火哈哈大笑。

一群官兵从寨里来到他的面前，其中一个六品武职上前拱手道：“禀军门，几个留守的土匪全部被我们杀了，这个土匪窝也全烧了！”

刘敖又是一声大笑后道：“好！现在就跟我走，到了地方都给我拿出点狠劲来，灭了这帮土匪，老子赏你们喝酒！走！”

“杀土匪去呀！”官兵们的欢呼声让大火烧得更旺了，把暮色的天空染成了一片通红。

穹庄。

负隅顽抗的土匪们已经被陈福他们杀得筋疲力尽，在几个捕快负伤的同时，土匪只剩下吴阿富和麻脸在做困兽犹斗。

（未完待续）

